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 芙麗亞

英·康拉德·德著

劉文貞譯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書

〔二輯之七〕

芙麗亞

英·康拉德著 劉文貞譯

一九五一年一月印行

書業文譯社作子化文

亞麗芙

著者 英  
繙譯者 劉  
發行者 章  
發行所 文  
分銷處 聯

英 · 康 · 拉 · 德  
劉 文 秋 琛 貞  
章 秋 琛 貞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路七三弄五〇號二樓  
聯 營 書 店  
上海 · 北京 · 漢口 · 廣州

印翻



權版

版初 月一年一五九一

編號【唐086】印數 0001-2000 校對：譯者

## 第一章

有一天——現在說來是多年前了——我接到一封閒談的長信，是同我一齊在東方海洋上漂遊過的老朋友寄來的。他仍然留在那裏，不過已經到了中年，定居下來了。我想像他的身體已經變胖，習慣也變為過家庭生活了；簡單說，除去特別得天獨厚，早早死掉的人們之外，其餘人所得到的命運，他也得到了。『你可還記得』這類回憶的信——是一封渴望並回顧過去的信。而且敘了別的事之外，他還寫道：『當然你還記得老耐爾遜（Nelson）吧！』

記得老耐爾遜！那是當然的。最初他的名字並不叫耐爾遜。住在南洋羣島的英國人都叫他耐爾遜，據我想是因為更方便，他也從未抗議過。抗議也很無謂呢。他的名字的原來形式是尼爾山（Nielson）。在電線還沒有來的時候，他就早已來到東方，在英國公司裏服務，娶了一個英國女子，而且多年都是我們之中的一個，和我們經過南洋羣島——有時是橫穿，有時是圍繞，有時成對角，有時成垂直，有時

成半圓形或8字形——到四面八方去經商航海有許許多多年。

老耐爾遜（或尼爾山）平靜的商業走遍了這些熱帶海洋中的每一角落。他的路線若果畫出來，會像蜘蛛網一樣遮蓋了南洋羣島的地圖——全部的地圖，只除去菲律賓。因為對於西班牙人——或更嚴格些說——對於西班牙當局，有一種奇異的恐懼，他從來不到那部份去。他到底想像他們能夠怎樣對付他呢，這是很難說定的。或者因為他在什麼時候曾經讀了些宗教裁判所的故事吧。

不過一般說起來，他還是怕所謂的『當局』；不過並不是怕英國當局，他們是他所信賴和尊敬的，卻是怕世界那部份的另外兩國當局。他怕荷蘭當局，不如怕西班牙當局厲害，不過他倒更為不信任荷蘭當局。他的確很不信任他們。依他看來，荷蘭當局對於不幸而觸怒他們的人，『能夠施用任何醜惡的詭計。』他們有法律，有規章，可是他們並沒有公平應用這些的意思。若果我們記得，這個人爲了結果或者得不到五十鎊的交易，竟能平靜無畏的走進新基尼亞吃人的村莊（注意，他一向是很肥胖的，而且，若果我可以這樣說，還是頗引食慾的一口食物呢）；現在再看他對於某官吏那種維恭維謹的態度，真不禁令人覺得可憐。

記得老耐爾遜！倒是有些記得！真的，我們這輩沒有一個人看過他極盛的時候。到我們這時候，他『退修』了。由一個小部落的蘇丹那裏，他買到，也許是租到了一塊小島，名叫七島（Seven Isles），北距邦卡（Bunka）不遠。據我想，這轉讓是合法的；不過，若果他是英國人，我確信荷蘭人一定要找出原因來，毫不客氣的將他趕走。在這方面他的名字倒幫了他一個大忙。認為他是行為正當的，謙卑的丹麥人，他們也就不理會他了。他把錢都用在開墾上面，所以他自然小心謹慎的從不得罪一個人，而且多半也就因為謹慎的緣故，他才不大喜歡扎司波·亞林（Jasper Allen）。不過這還有待以後敘述。的確，老耐爾遜建築在斜坡上面的，龐大而好客的平房；他的通常穿着白色襯衣和長褲的肥胖的形體（他有一個固定不變的習慣，便是動不動就脫掉他羊駝製的短衣）；他的又圓又藍的眼睛；他的像發怒毫豬的刺一樣，向各方伸出去，淺黃色蓬亂的鬚鬚；他的愛突然坐下去，並扇帽子的脾氣，都爲我們清清楚楚的記得。可是我們用不着隱藏這個事實：我們真正記得的還是他的女兒，她這時候出現同他住在一起，而且有七島美女的稱號。

美麗亞·耐爾遜是人人見過都記得的那一類的女孩子。她的臉是完整的橢圓

形；而且在這引人的外形之內，煥發的容顏和安排得最爲適稱的五官，給人的印象是健康，有力，和另外我可稱之爲無意識的自信神氣——又彷彿是一種最令人愉快的幻想的果決。我不願意拿她的眼睛同紫羅蘭花相比，因爲她的眼睛的真正顏色是很特別的，並沒有那末暗，卻更爲有光彩。是大大睜開的一種眼睛，無論在什麼心情中，總是坦白的看着我們。我從來沒有看見那烏黑的長睫毛往下垂過——扎司波·亞林是享有特權的人，我敢說他是看過的——不過，我確信無疑，那表情一定會多方面的令人神往。扎司波有一次帶着動人的癡呆的狂歡神色告訴我——她連頭髮上都有表情。我敢說，我敢說是這個樣子。對於這些奇妙我是無福觀看的；爲了不遮住頭部好看的形式，她常常把頭髮梳得又整潔，又適稱，我只讚賞也就滿意了。而且豐滿的頭髮又很滑潤，每當西廊的窗幔放下來，那裏使人愉快的顯得不明不暗，或在房子跟前果樹叢的陰影中時，它都彷彿發出它自己獨有的一種黃金色的光彩。

她常常穿着白衫，和長度不礙散步的裙子，露出她的整潔，有帶的棧色靴子。若是她的服裝有什麼顏色，那或許只是一點點的藍色罷了。努力作事並不使她受

苦。我看見她在日光中划了很長時間的船，下船的時候她的呼吸並不急促，頭髮一絲也並不凌亂。清晨她到走廊上面來，向着西方蘇門答拉(Sumatra)的方向，第一次俯視海面的時候，她顯得像露珠一樣的新鮮，明亮。可是露珠會消失，芙麗亞卻一點沒有會消失的東西。我記得她那有着優美手腕的，又圓又堅實的兩臂，也記得她那有着纖纖尖指的，又寬又能幹的兩手。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在海上出世，不過我確知，她直到十二歲的時候，都同父母乘着各種船到處航遊。老耐爾遜的太太死後，怎樣照管這個孩子變成他最爲關心的一件事。一位住在新加坡的和善女子，受了他默默的悲哀，和淒慘的困苦所感動，自動的要照管芙麗亞。這樣把事情安排妥當，一直繼續約有六年，在這時期，老耐爾遜(或尼爾山)『退修』了，在他的島上住下來，之後就決定(因爲那位和善的女子就要到歐洲去)女兒應該和他住在一起了。

作爲對於這件事的第一步，而且是最爲重要的準備，老人寫信給他新加坡的代理人，定購一架司台因(Stein)和愛不哈特(Eblart)的大鋼琴。當時我正駕駛一隻小汽船在海上經商，適逢我來爲他轉運，所以我關於芙麗亞的大鋼琴略有所知。我

們費了許多事，才將那個大箱搬到叢林中一塊平石頭上面，在海上這樣搬運的時候，把我的一隻小船底幾乎撞掉了。然後，所有我的水手便都來幫忙，連工程師和伙夫也在內，我們焦心的用了許多技巧，又用了轉動機，槓桿，起重機和塗了肥皂的傾斜的木板，像古時候建築金字塔的埃及人似的，大家都在日光下工作着，終於把它送到房子那裏，推進西走廊邊上——這裏便是這座平房的真正的會客室。在那裏，箱子被小心的打開，那美麗的紅木的大東西終於露面了。我們懷着崇敬的興奮將它慢慢移靠牆，這時大家在一天裏才算第一次自由的喘了一口氣。在那個島上從世界開始到現在，這琴的確是可移的最為沉重的東西了。它由那座作為傳響板的平房裏所發出來的聲量也真正驚人。它的宏亮聲音悅耳的響遍了海上。扎司波·亞林告訴我說，清早晨站在波尼多 (Bonito) (這是他的特別迅速而美麗的雙桅帆船) 的甲板上，他能夠十分清楚的聽到美麗亞彈琴。不過，這個人總還要呆頭呆腦的把船停在太逼近的地方，我這樣告訴他也不止一次了。自然，這周圍的海幾乎都是一致的平靜，七島通常又特別平靜而且無雲。不過，由邦卡過來的下午的暴風雨，或甚至由遠處蘇門答拉海岸過來的萬馬奔騰的颶風，時常會突然掃過此地，用特別怕人

的旋風和微藍色的黑暗把小島包圍兩個鐘頭。之後，放下的籐簾在風中怒擊，小平房也全部震搖的時候，芙麗亞便坐在鋼琴跟前，在迷目的電光的閃爍之中，同時在周圍降落使人毛髮悚然的雷火，彈奏瓦格涅（Wagner）的激昂的音樂；扎司波就一動不動的留在走廊上，欣賞着她柔軟活動的身體的背影，她美麗頭髮的出奇的光彩，她在琴鍵上移動迅速的雙手，和她白色的頸背——而那隻兩桅帆船，在下面停泊的地方，離開污穢發亮的黑色巖石還不到百碼，被巨索拴着一起一伏。噫！

而且你若願意相信的話，這只是爲着在他夜裏上船，將頭放在枕上時，他可以覺得離睡在平房裏的芙麗亞最近。你可曾經有過這樣情形！而且，還要知道，這隻兩桅帆船是將來的家——他們的家——他要慢慢像遊艇一樣佈置起來的浮動的樂園，他和芙麗亞的生活可以幸福的在裏面度過！太呆頭呆腦了！~~可是~~，這人倒頗能努力，冒險。

我記得，有一天我同芙麗亞在走廊上，看望兩桅帆船由北向南駛進前來。我料想扎司波一定用他的長望遠鏡先看到女孩子了。他怎麼樣呢？並沒有照例舉手的正當辦法，沿着淺灘多走一哩半路，然後再變向拋錨；看見在討人厭的兩塊鋸齒狀礁石之

間有一個缺口，他竟突然把船舵拋下，將船由中間急速的駛過來，全部船帆震拍作響，連我們站在走廊上都聽到了。我可以告訴你，我簡直吸了一口冷氣，美麗亞也在罵他。是的！她一面握着她能幹的兩拳，頓着她美麗的棧色長靴，一面說聲「真是該死！」然後，她一邊看着我，面色略帶點紅——不是十分紅——一邊說，「我竟忘記你在這裏了，」於是大笑起來。當然啦，當然啦！一看見扎司波，她便不容易記得世界上還有其他人。看見他的這種瘋狂的把戲，我很關心，所以我不得不從她的有同感的常識着眼，向她傾談。

「他不是是一個胡塗人？」我動情的這樣說。

「完全是一個呆子呀，」她也熱誠的同意，誠懇的大睜着眼睛直直的看着我，面頰上有着微笑的酒窩。

「那只是，」我向她指示說，「爲了可以提早二十分鐘和你相見哪。」

我們聽到錨拋下去了，以後她便變得很堅決，很帶威脅的樣子。

「等一等。我要教訓教訓他。」

她於是走到她的房裏去，關起門來，將我留在走廊上，也不管我的意見如何。

兩桅帆船的帆還沒有捲起，扎司波便早就三級一步的走上來，忘記向我致候，卻逕自急切的東張西望。

『芙麗亞在那裏？剛才不是還在這裏的嗎？』

我一向他解釋，他要有一個鐘頭不得和芙麗亞相見，『就因為要教訓教訓他』的時候，他就說，無疑的是我唆使她這樣作的，他怕他會早晚要槍斃我。她和我交往得太密切了。然後他猛然坐在椅子上，努力要向我談論他的旅行。不過，滑稽的事情是，他真在受苦呢。我能夠看得出來。他的聲音都不行了，他不作一聲坐在那裏，帶着受苦人的面色向房門看。實情……更加滑稽的事情是，女孩子沒等到十分鐘竟安安靜靜由她的房子走出來。之後，我就離開了。我是說，我離開到後面走廊——這是分配給耐爾遜獨有的一個角落——有意去找老耐爾遜談話，惟恐他各處間走，無意間衝入當時不受歡迎的地方。

雖然他知道兩桅帆船已經到來，他卻並不知道扎司波已經和他的女兒在一起了。據我想，他認為在時間上是不可能的。一個父親自然會這樣想。他猜測到亞林很愛他的女兒；連空中的鳥，海裏的魚，羣島上多半的商人，以及新加坡城裏各種

各類的人，都知道這件事情。不過，他的女兒如何鍾愛那個男子，他卻不能了解。他總覺得美麗亞太明白了，不會鍾情某一個人的——我的意思是說，他以為不會到不可制止的地步。不會的；扎司波一來，使他坐在後面走廊上，使他不引人注意而自己懷着焦慮的，並不是這件事情。他所焦慮的是荷蘭「當局」。對於波尼多兩桅帆船的主人兼船長扎司波·亞林的行爲，荷蘭人老是冷眼看待，這原是事實。他們認為，他在經營上太富進取心了。我不會知道他作過什麼不合法的事情；不過，在我看來，他們的愚鈍的性格和緩慢的方法總憎惡他的無限的活動。依老耐爾遜的意見講，波尼多的船長是一個很機敏的水手，一個很好的青年，可是，整個說來，卻不是一個很相宜的相識。總有些危害，你知道。反過來說，他又不願意向扎司波說這許多話使他離開。可憐的老耐爾遜自己也是一個很好的人呢。我相信，不到觸怒他極了，就連怪頭怪腦食人的野蠻人的感情，他也不肯傷。我說的只是感情，可並不是身體。抵擋長槍，短刀，小斧，木桿或是箭矢，老耐爾遜也證明出一個能手。在其他各方面，他卻是個胆怯的人。所以他面帶焦慮的表情坐在後面走廊那裏，一有他女兒和扎司波的聲音傳到跟前，他便鼓起面頰，帶着悲哀的聲音噴出一

口氣來，像頗爲痛苦的人一樣。

他向我稍稍傾吐的恐懼，我自然加以譏笑。我的判斷他相當重視，也相當尊敬，並不是因爲我德高，卻是因爲他認爲我和荷蘭「當局」很要好。我確實知道，他心目中那個最大的妖怪，邦卡長官——一個脾氣暴躁，熱誠，很可愛的退休的海軍少將——顯而易見很喜歡他。我常告訴他的這種安心話，使老耐爾遜（或是尼爾山）可以歡快一時；可是終歸他還要懷疑的搖搖頭，彷彿說，這一切固然很好，但是荷蘭官員性格的深奧，除去他自己，從來沒有人了解。這完全可笑極了。

在我所敘到的這一次，老耐爾遜甚至煩躁起來了；因爲我想引他高興，將我們在西貢(Saigon)的一個熟人所遇到的，十分滑稽而帶點荒謬的事情向他述說時，他竟突然高聲叫道：

『到底他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呢！』

對於我說的軼事他顯然連一個字也沒有聽到。這使得我很不高興，因爲軼事的確很有意思。我於是凝目看着他。

『得了，得了！』我叫道。『你難道不知道扎司波·亞林爲什麼到這裏來

嗎？」

現在我才算第一次公開提到扎司波和他女兒之間的實際情形。他倒頗爲鎮靜的聽了我的話。

「哦，芙麗亞是一個明白的女孩子！」他漫不經心的自言自語，心裏顯然還在想着「當局」。不會；芙麗亞並不是胡塗人。他並不操心那件事。他一點也不理會那件事。那個人只是陪伴陪伴她；他引她高興；別的再沒有什麼了。

這位眼光銳敏的老人一停止自言自語，全房便寂靜無聲。那另外兩個人非常安靜，無疑的也非常熱心的正在自尋娛樂。比起計劃他們的將來，還有什麼更爲引人，更不吵人的娛樂呢？他們並坐在走廊那裏，一定正看着那隻兩桅帆船，在那令人神往的遊戲中，這隻船是個第三者。沒有它，便沒有將來。它是他們的財富，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偉大的自由的世界。是誰把船隻比作監獄？若果真是這樣，我倒寧願卑辱的絞死在帆桁頂上。那隻船上的白帆便是他們翱翔的愛情的白色翅膀——我相信，說羽翼恐怕更含詩意——是的，是他們翱翔的愛情的白色羽翼。在扎司波是翱翔。芙麗亞因爲是女子，對於這件事的世俗方面更有把握。

在能言的生物之間，只有那種富有決定性的靜默才能夠建設起完全的彼此心會，就在這樣靜默的看過了兩桅帆船之後，扎司波提議把那財寶讓他和其有，從這一天起，他真正是沉醉了。的確，他完全把兩桅帆船送給她了。可是，自從在馬拉（Manilla）買了船那天起，直到現在，他的心總是在船裏面的；船是從一個中年的祕魯人那裏買到的，那人難解寡言，穿着用黑色寬幅細絨作成的一套樸素衣服，就我所知，他或許在南美海岸把船偷走，他本來說『因為家庭關係，』由那裏到菲律賓來。這個『因為家庭的關係』顯然是很好的藉口。這樣聲明之後，真正的君子是不願再發問的了。

扎司波也的確是一個真正的君子。買時船全身是黑色，來歷不明而且骯髒；它是海裏一塊生鏽的寶石，或勿寧說，是被忽略的一件藝術品。因為那個將最堅硬的熱帶木材，用純銅釘牢，使船身成為可愛的輪廓的不知名造船人，一定是一個藝術家。誰個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在世界上什麼地方建造的。就連扎司波自己對於船的歷史從那個寡言沉默的祕魯人也打聽不出很多——假如他果真是祕魯人，而不是像扎司波玩笑時的假定，是化裝的惡魔。我的意見以為：船的年代可以夠得上是最後

的海賊船之一，或者是販奴船，要不然，不是私運鴉片船，就是以前公運鴉片的快船。

不管這種情形怎樣，反正它現在和最初入水時一樣堅實，像巫者一樣張帆前進，像小船一樣轉向行駛，又像歷史上一生多事有名的美女一樣，彷彿得到了永遠年青的祕訣了；所以扎司波·亞林像愛人一樣看待它，也是沒有什麼不自然的。而且這種對待又使它恢復了美麗的光彩。他用最好的白色顏料將船身塗漆了許多層，這都是他精選的吃苦的馬來水手代為漆上，並且代為保持清潔的，他們巧妙，細心，又很藝術的作這件工作，所以連珍珠商用以裝飾寶物的琺瑯質都不及它美觀，撫摸起來也不及它光滑。船在水面上，一道狹狹的鍍金的嵌線，將船腹至船首船尾間的漂亮的弧線描畫得清清楚楚，當時到東方來的任何遊艇的粗俗的美麗外觀都很容易的被它壓倒。至於我呢，我總說，畫在白天的船身上，我寧願要深紅色的嵌線。除去節省之外，還可以有更加顯明的對照；我把這意思也對扎司波說過。可是，不行，除去最好的金葉之外什麼都不行；因為要作他的美麗亞的將來的住所，什麼裝飾都不夠華麗的。